

子·密州出猎》

——苏轼《江城

左牵黄，右擎苍，
锦帽貂裘，千骑
卷平冈。

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黄胄笔下的狗。

那只叫“乌觜”的狗

在苏轼所养的动物中，最有名的莫过于那只名叫“乌觜”的狗狗了。这是在儋州时的事了。彼时，爱人朝云已经在惠州去世了，只有小儿子苏过伴随他渡海而“万里投荒”，再加上时时面临着缺衣少食的艰难局面，甚至有时候父子二人“相对如两苦行僧耳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乌觜就成为苏轼重要的情感依靠。

一只瘦骨嶙峋的流浪狗流浪到桃榔庵，再也不肯走，苏轼就收留了它，因为它的嘴巴较黑，就取名为“乌觜”。在苏轼父子的精心喂养下，乌觜逐渐强壮起来，而且与主人影形不离，白天陪着主人“识宾客”，拜访各种朋友，晚上就是守家护院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苏轼乐于看到乌觜和左邻右舍的小孩子一起嬉闹，左扑右腾，搞得它浑身是汗，吐着舌头气喘吁吁。乌觜身体健壮，浑身充满了活力，有时候它在水里游泳，那姿势就像鹅和鸭一样，而在岸上时，又宛如咆哮的老虎。有时候，调皮的乌觜居然把苏轼几天都舍不得吃的一块肉给偷吃了，苏轼气得举起皮鞭想抽

打它，结果又轻轻地放下皮鞭。可见，苏轼对乌觜是非常疼爱的。

如果当时没有苏轼的收养，乌觜可能早就免不了烹煮之祸了。因此，颇通人性的乌觜对苏轼充满了感恩之情。当它知道主人遇赦即将北返时，更是“掉尾喜欲舞”。在苏轼踏上归程要过一座长桥时，乌觜更是一个猛子扎进河里，直接游了过去，似乎比主人还急切，又似乎在给主人探路。这只惹人爱怜的狗狗，自然让苏轼不离不弃，他们渡海北归时，干脆带着它一起上路了。这种情况令周围的人大为惊奇，苏轼也因此写诗《予来儋耳，得吠狗曰“乌觜”，甚猛而驯。随予迁合浦、过澄迈，泐而济，路人皆惊。戏为作此诗》，将自己和乌觜的渊源关系、乌觜的性格特征都活灵活现地写了出来。这只勇猛而又忠心耿耿的狗狗跟随着苏轼父子从澄迈渡海，再到合浦，甚至更远的地方。或许，苏轼最后在常州终老时，乌觜也伴随在身边……

（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东坡豢养过的动物：
乌觜随君天涯路

■ 曾庆江

人在世间生活，不可避免地和大自然打交道，尤其是在古代农耕时代更是如此，动植物自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苏轼诗词文章中出现了大量动物，一方面是因为他足迹遍及全国各地，见识多广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生活中常常与动物打交道，甚至自己还豢养动物，这些动物给他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，同时还激发了他的灵感，创作了精彩的华章。

生活中也养过鹤，不过鹤并不是他个人的。徐州任上时，苏轼有个朋友叫张六驥，建亭养鹤，早上把鹤放出去，晚上自己飞回来。苏轼经常在亭中饮酒赏鹤，并因此创作《放鹤亭记》。

一代文豪苏轼除了养猫、狗、鹤等动物外，还养过一头耕牛。被贬黄州是他宦途中的第一次重挫。家中十余口人，微薄的薪俸实在让他难以养家糊口，面对这个窘况，苏轼决定自力更生、自给自足。他一方面为自己建筑了适合居住的地方，并将其命名为“雪堂”，另一方面则垦荒种植以补家需。他在城东辟了几块地自己耕种，并因此养了一头耕牛。他虚心向当地农户请教，耕种技术有了很大长进。有一次，耕牛患上豆斑疮，眼看就不行了，这可把苏轼急坏了。还是夫人冷静，她想起老家一个偏方，就煮了点青蒿粥喂给牛吃，果然管用，几天之后就痊愈了。苏轼非常开心，就写信将这个药方告诉好朋友章惇，章惇干脆给他取了个“牛医儿”的外号。苏轼在黄州耕作的地方位于城东的坡地，因此就用“东坡”来自号。或许，没有黄州的那头耕牛和那块坡地，就没有“东坡居士”这个雅号了。

《郊行步月图》刘运良作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当代画家陈香含笔下的猫。

苏轼豢养的动物

在大家心目中，苏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。可是你曾想过没有，他在主政地方时，常常外出打猎，甚至还带兵打仗，活脱脱一副武将模样：“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”不仅如此，他还期盼着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的生活。或许这种打猎生活才能防止“髀肉复生”吧，苏轼因此养了一只彪悍的黄狗，整天伴随他身边，骑马外出时，黄狗也跃然左右，这让他有一种意气风发“聊发少年狂”的感受。这是发生在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的事情，时间为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秋天。

事实上，苏轼自小就对狗有着独特的偏爱。少年时代，他就在老家眉州连鳌山下喂养了一只病狗，并且创作了《病狗赋》。病狗情况如何，因为史料缺失不得而知，但是它从侧面体现了苏轼对生命的尊重，彰显了悲天悯人的情怀。当然，这可能是苏轼爱狗情结的初显。

在密州任职之前，苏轼担任杭州通判。在此期间，他养了一只名叫黄耳的狗。这条狗性格温和，因此成为苏轼的重要陪伴物。苏轼非常喜欢黄耳，在自己情绪低落时，他甚至打发它跟随朋友而去：“遣黄耳，随君去”。其实，他把狗狗命名为黄耳是有典故的。西晋时期著名文人陆机养的狗狗就叫黄耳，非常通人性，还能够帮主人送信。这种带有传奇性的故事，引来苏轼的无限兴趣，也将自己的狗狗命名为黄耳，并写入诗词之中。

据《鹤林玉露》显示，苏轼还养过猫，不过他并不是猫奴，没有将猫视为纯粹的宠物，认为如同养狗的目的就是看家护院，而养猫的目的就是为了抓老鼠。苏轼诗词中，“鹤”出现的频率很高，事实上，他在现实